

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

黄小洲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 南宁 530004)

摘要: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表现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打破西方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学教条或传统偏见,重新恢复科学与本体论的深刻关联,从而回归科学思想创造性的本源经验。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了经验主义与数学主义两大教条,并且最终造就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解构两大科学教条就成为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重要任务。海德格尔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的根本路径是:科学认识植根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回到古希腊去!”这是海德格尔透视西方现代科学的基本解释学原则。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科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数学本质上以人生此在的生存为根基,数学(包括一切科学)植根在人类生存的解释学处境之中。

关键词:海德格尔;解释学;科学;解构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23)02 - 0078 - 06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其实是一种偏见,海德格尔对科学的深邃阐释就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否定。有学者甚至指出,海德格尔开创了科学诠释学这一哲学新领域^[1]。通常,德语 Hermeneutik 这个词可译为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指一门与理解与解释有关的技艺学。克拉格特曾把科学定义为“对自然现象有序而有系统的理解、描述和解释”^[2],因此一门科学解释学是存在的。海德格尔对科学的深邃阐释的确可被视为科学解释学。但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实现了西方解释学史上的本体论转向,因此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奠基在本体论解释学之上。还有学者勇敢猜测:海德格尔的科学逻辑很可能是解释学的逻辑^[3]。我们可以做进一步诠释: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逻辑核心就是解构,因为他明确主张:“解释学就是解构(Destruktion)!”^[4]

一 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一)何为解构?

海德格尔解释说:“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

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我们把这个任务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5]26}

德语 Destruktion 的通常意思是:毁坏、毁灭、破坏、拆毁或颠覆。但是,海德格尔强调 Destruktion 不是简单地把过去埋葬入虚无,而是有着建设性的积极目的。因此,海德格尔解释学的解构主义就包含着三重意义:第一,解构主义必须以存在(Sein)问题为线索,即解构具有本体论的基础深度;第二,解构主义必须打破已经僵化、硬化的传统偏见,即去除传统遮蔽(祛蔽);第三,解构主义必须重新恢复思想的源初经验,从而发现思想的创造性和建设性。

从总的方面来看,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就表现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打破西方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学教条或传统偏见,重新恢复科学与本体论的深刻关联,从而回归科学思想创造性的本源经验。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近代科学

【收稿日期】 2022 - 07 -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黑格尔与现代解释学关系研究”(15XZX012)

【作者简介】 黄小洲(1981 -),男,广东茂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与解释学。

形成了经验主义与数学主义两大教条,并且最终造就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张汝伦教授指出:“废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必然结果是反对科学,使科学成为教条。”^[6]因此,解构两大科学教条就成为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重要任务。

(二)何为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所谓西方近代经验主义的科学教条是指其主张,一切科学知识必须以人的感觉经验为来源,以经验归纳法为方法论手段,以实验观察为真理的检验标准,以客观主义为价值取向,从而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神学的前设。显然,这种经验主义的科学教条以英国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开山鼻祖,可称之为培根教条。黑格尔就曾指出,作为英国现代经验论的首领、西方实验哲学的鼻祖和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培根有理由万古留名^[7]。怀特海也称培根是构成现代世界思想的一个伟大的奠基人^[8]。可见在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史上,培根占有十分显赫和重要的地位。

培根的科学解释具有鲜明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与反形而上学色彩。他说:“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9]无论是感觉经验还是实验观察,它们都必须保持客观,不能沾染任何偏见,甚至连圣经、教会、教皇的权威也要排除。形而上学研究超越感觉经验之上的存在,因此被称为玄学。显然,培根不是要用形而上学来进行科学解释,不是用上帝来说明自然,而是要用观察来说明经验,用实验来印证自然。与培根同时代的科学家伽利略也强调:“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10]^[12]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强烈捍卫科学解释的培根主义教条,他说:“科学的世界概念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11]因为形而上学不可证实,没有内容,是毫无意义的千年垃圾,应该清除出科学的领地。

(三)如何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193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说:“我发现在理解哲学著作时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些著作讨论了许多有关‘存在’的问题,而我不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什么。”^[12]这可以看作是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在20世纪的延续。作为一位极富历史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非常清楚科学解释当中的培根主义教条及其反形而上学特点。

当海德格尔深思科学的本质时,他发现培根主义在根本上误解了科学的本质,其所树立的反形而上学也只不过是一个幻相而已。他主张:“认识论

以及被人们视为认识论的东西,根本上乃是植根于真理(作为有所保证的表象的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和存在学。”^[13]因此,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的根本路径是:科学认识植根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这既是对培根教条的批判与颠覆,也是对科学解释的一种重塑。靳希平先生甚至说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位谙熟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典型形而上学家^[14]。

二 重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一)科学为何要与形而上学相关联?

经验主义科学教条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形而上学。因此,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要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实质上就是要破除科学与形而上学相互对立的传统偏见,重新阐释科学与形而上学具有本真的关联。海德格尔解析说:“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体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15]^[7]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解释一切存在者,反思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因此它对一切真理具有终极的决定权;不仅如此,形而上学还构成了一切历史时代中文化科学现象的基础,它对科学具有解释权。换言之,形而上学统治、支配着科学;形而上学是本质、基础、根本,科学则是现象、表层、枝叶;我们必须用形而上学来解释科学,离开形而上学的科学解释注定是肤浅的。康德也说:“本真的自然科学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条件。”^[16]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形而上学而单纯从片面的感觉经验或实证实验来理解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培根使得科学解释摆脱了传统神学形而上学的枷锁,但是其实他是以一种不自觉的自然形而上学为基本前提的。海德格尔甚至直白地指出:“在一种十分根本性的意义上,形而上学(Metaphysik)就是‘物理学’(Physik)——亦即一种关于自然的知识。”^[17]^[278]海德格尔直接把形而上学视为物理学或自然科学,这似乎有违“科学常识”,但其用意是极其深刻的:科学一旦失去形而上学的根基,则会成为漂浮不定的孤魂野鬼,其粗野暴虐最终颠倒为反人类的恐怖。爱因斯坦对原子弹的惊悚可为例证。胡塞尔的弟子柯瓦雷指出:“中世纪和古代的人旨在对自然和存在进行纯粹的静观,而现代人则渴望支配和主宰自然。”^[18]

(二)“回到希腊去”的自然本体论解释

“回到古希腊去!”这是海德格尔透视西方现代科学的基本解释学原则,也是解构的应有之义,因为只有重返古希腊的科学语境,尤其是借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眼光,才能把握西方科学思想的原初经验。国际海德格尔专家菲加尔就指出:“海德格尔有许多思想,而且常常是关键性思想,是在研究其他哲学家时形成的,是在阐释文本时表述出来的。海德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它演绎出自己的而且是极其特殊的解释文本的方式。”^[19]简言之,海德格尔关键的原创性思想无不包涵着解释学的方式方法与精神气质,他的科学解释学尤其如此。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以自然为研究或解释的对象,“科学的核心是认识我们周围的自然界”^[20],所以科学(science)通常意指自然科学。海德格尔也认同:“人们力图从自然去解释世界。”^{[5]77}为了弄清“自然”的本质,他决定回溯到古代希腊去。“自然”的希腊文是 φύσις,后来罗马人用 natura 这个词来加以翻译,由 natura 这个拉丁文演变为现代德语的 Natur 和英语的 nature。海德格尔在古希腊人的语境场中将“自然”(physis/nature)理解为动词化的 Aufgehen,意思是“涌现、展开、松开、升起、生长、产生”等,名词是 Aufgang,即涌现、出现、楼梯、坡道。他描述说:“对希腊人来说,φύσις 乃是表示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第一个根本性名称。在希腊人看来,存在者乃是那种东西,它自立自形,无所促逼地涌现和出现,它返回到自身中并且消失于自身中,即一种涌现着又返回到自身中的运作。”^[21]通过海德格尔的解释所树立起的这个自然,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 arche,即本原、本体或始基。arche 作为本原并不是感觉经验所能直接观察到的,例如水、火、土、气、无定形、数、原子等本原,古希腊人并没有因为它们不能被经验就将它们拒之门外。因此在“回到希腊去”的方法下,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就是一种自然本体论的解释学。

实际上,在专业化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那里,海德格尔对科学本质的形而上学解释也有呼应者。例如爱因斯坦就批判罗素的反形而上学。他主张:“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22]757}美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分析得更为细致:“历史研究还有规则地展示出,有一类更高层次的、准形而上学的承诺,虽然这些承诺还不是科学的不变特征,但却较少受时空的局限。例如,大约在 1630 年以后,尤其是在笛卡尔影响深远的科

学著作问世以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假定,宇宙是由微观的微粒组成的,而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微粒的形状、大小、运动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套承诺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方法论的。”^[23]这些都表明,科学解释与形而上学有着本真的关联。

三 解构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一)何为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具有数学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一门科学之所以配称为科学,首要在于其具备数学计算的能力与方法。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语境中,这种普遍要求科学具备数学计算的强硬标准或“将科学数学化”就被称为数学主义科学教条。数是一种“量的关系”,它从物体中抽象得来。当然,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相当悠久的数学主义传统,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就是著名代表。到了近代,科学家伽利略用比喻的方式说:“世界是一本以数学语言写成的书。”^{[10]1}世界成为一本数学书,这对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任何一门学术研究,如果它想配得上科学这个称号,那么它必须把自身数学化。“将科学数学化”,这成为西方现代科学家们的伟大理想和纲领。例如牛顿说:“而现代人,抛开实体的形式和隐藏的性质,努力使自然现象从属于数学的定律。”^[24]

要对数学主义科学教条展开批判,海德格尔针对的主要标靶是笛卡尔,他明确指出:“近代关于自然的知识,特别是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和利用,本质上都是拜数学思维方式之赐。在数学基本知识原则方面为此一决定性的开端起到奠基和示范作用的,要归功于法国的思想家笛卡尔。”^[25]受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自然就是大地,而大地则是我们的生存之母;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而不是对自然母亲实施数学主义的暴力统治。

海德格尔特意强调,西方现代的科学概念是在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这部著作中铸就的。笛卡尔在此书中高度赞美以算术几何为代表的数学说:“算术和几何之所以远比一切其他学科确实可靠,是因为,只有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既纯粹而又单纯,绝对不会误信经验已经证明不确实的东西,只有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绎而得的结论。”^[26]为此,戴克斯特豪斯也称赞,对于科学发展史来说,笛卡尔的意义首先在于:自从亚里士多德体系受到攻击以来,笛卡尔第一次提出了在普遍性上能够与之匹敌的自然解释体系。^[27]

(二) 如何解构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从数学主义中产生了一种必然精确、绝对可靠、无可争辩的荣耀感与霸权。爱因斯坦就曾自豪地说：“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学受到特殊的尊重，一个理由是它的命题是绝对可靠的和无可争辩的。”^{[22][217]}然而在“回到希腊去”的解释学原则之下，海德格尔要解构这种虚幻的荣耀感。第一，他认为现代的科学（德文 Wissenschaft/英文 science）概念，与中世纪的 doctrina（学说）和 scientia（科学）是有区别的，与古希腊的知识概念也大相径庭。他辩论道：“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这是因为，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法。”^{[15]78}

海德格尔的这种看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根源。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都同样确定，而只能在每种研究中要求那种题材所容有的、适合于那种研究的确定性。”^[28]换言之，当我们在处理数学、物理学这种题材时，它要求确定、精确、绝对可靠，这都是恰当的。可是，当我们处理伦理、政治、历史等题材时也同样要求一种精确的数学主义，这就不合适了。总之，按照古希腊人的科学观，现代人的数学主义科学观只是科学的半圆，而不是科学的全部。

第二，海德格尔通过区分科学的精确性（Exaktheit）、严格性（Strenge）与严肃性（Ernst）来解构数学主义科学观的霸权主义。他主张数学自然科学追求精确性，人文历史科学保持了一种含糊或不确定性，这都符合科学的严格性。相反，一个数学家只会说差不多，而一位人文学者刻意追求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这就违反了科学的严格性。海德格尔强调：“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Exaktheit）。……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陷。”^{[15]81}在这里，狄尔泰对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辩护影响了海德格尔。

然而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区分：“科学的任何一种严格性（Strenge）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Ernst）。哲学是决不能以科学理念的尺度来衡量的。”^{[17]140-141}只有达到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层次，才能谈论科学的严肃性。形而上学可以为数学的自然科学奠基，但是它绝不能以数学主义的自然科学来衡量。这实质上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发出的严厉

批评。这种批评同样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数学知识看起来是精确自明、绝对可靠的，但是它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目的贫乏、材料空疏、肤浅表面、僵死静止等^[29]。在谈到毕达哥拉斯时，罗素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数学对哲学的影响既深刻（profound），但又不幸（unfortunate）^[30]。可见，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科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

四 重释数学主义科学观的生存论根基

(一) 数学构思与解释学处境

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家，因此他对科学的解释就必然包含着生存论的意蕴。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解构主义主张，数学本质上以人生此在的生存为根基，数学（包括一切科学）植根在人类生存的解释学处境之中。他说：“科学形成的关键既不在于给予对事实的观察以更高的估价，也不在于把数学应用来规定自然进程，而在于对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Entwurf）。……只有借如此得以筹划的自然之光才会发现事实，并为从这一筹划加以调整界说的实验设定事实。只有研究者领会到原则上并没有纯粹事实，事实科学的论证才是可能的。”^{[5]411}

德语 Entwurf，可以翻译为构思、草图、草案、草稿、提纲、图样、筹划等。海德格尔强调现代科学本质上是对自然的一种数学构思（筹划），那些所谓的科学事实，其实只是在数学构思的光照中才得以显现出来。如果我们像科学家那样把数学只理解为一种对自然进程的处理工具，那么这并没有真正触及数学的本质。海德格尔对数学构思的强调已经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倾向。

归根到底，数学植根在人生此在的解释学处境之中，这是一个大全整体的生存之境。海德格尔定义说：“一切解释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我们把这些前提的整体称为解释学处境。”^{[5]267}当我们在观察、经验这个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时，我们并不是毫无准备的“镜像反照”，世界根本没有“纯粹事实”，一切现象早已经被某些“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的解释学处境所熏染。郭贵春也主张：“科学解释本质上应被理解为一种语境解释。”^[31]对于自然对象而言，数学早已先天地、超出经验地对认知客体发挥作用，换言之，数学已成为先天的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笛卡尔甚至把数学真理的确定性与上帝存在的确定性相提并论。一切解释都立身于一种“解释学处境”当中，而

数学只不过解释学处境里的某一种“先行视见”，而决不是全部。

(二) 科学与生存论

海德格尔把一切科学都与人生在世的生存论(存在论)联系起来,科学只不过是人生在世(大全整体)的一种生存方式。他说:“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5]405}在那种专业化的科学家眼里,海德格尔这种生存论的科学观显得非常奇特、另类。因为专业化的科学家只关心“小零钱式”的自然现象,而不关注大而全的整体问题(本体论问题)。数学家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科学家其实都只是处理人生在世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或整体。彭加勒就明确指出:“科学家的头脑只能顾及宇宙之一隅,永远也不能囊括整个宇宙。”^[32]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哲学高度来看,专业化分工的科学专家其实就是典型的“单向度的人”,而科学的生存方式就是片面化的生存方式。

可见,海德格尔是在科学与人生意义的本体论关联中来理解科学的本质的。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基本上丧失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勇气。虽然数学主义的科学观赋予自然界以精确的规律秩序,但同时也使对世界的解释变得机械化。笛卡尔就走向了机械论的科学解释学。显然,机械论的科学解释学进一步使得科学脱离人的生活世界,使得科学遗忘了自己的生存论根基。这就使得海德格尔必须进行一场科学的解释学解构工作,以此重返科学的本源。他说:“科学发源于本真的生存。”^{[5]412}在本真的生存里,有人的自由、解放、责任与自我承担,而这些都是现代科学曾予以摒弃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科学除了可操控、可计算的客观属性外,还有人文的价值属性。吴国盛也主张:“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33]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主张让科学回归人文,回归人类此在生存的大全本体;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否则就只能是误解。

五 结语

哪里有误解,哪里就需要解释学,这是施莱尔马赫普遍主义解释学的重要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就误解了自己的本质,因此需要一门科学解释学来涤除偏见、解构传统的误解。宋祖良认为:“所谓‘海德格尔的科学观’,并不是要给他的观点冠以‘科学’的美名,也不意味着他对科学做出了积

极肯定的评价。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在与现代科学唱对台戏。”^[34]这里所谓与现代科学唱对台戏,其实就是解构现代科学。但是我们要格外注意,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不能只从消极意义上理解,还应该从积极意义上多着眼。无论是对经验主义科学教条还是数学主义科学教条的彻底解构,我们都能隐约感受到海德格尔背后狄尔泰解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西方科学长年累月的解释与批判当中,无疑包含了狄尔泰重视人文主义、生命价值的解释学意蕴。

【参 考 文 献】

- [1] 吴炜. 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J]. 科学·经济·社会, 2007, 25(1): 83-86.
- [2] 劳埃德. 早期希腊科学[M]. 孙小淳,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1.
- [3] 李蒙, 吴玉平. 科学的逻辑与解释学的逻辑: 评海德格尔逻辑思想[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32(8): 108-112.
- [4] HEIDEGGER.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and 63 [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8: 105.
- [5]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6] 张汝伦. 近代科学与近代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的观察与批判[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1): 76-81.
- [7] HEGEL. Hegel Werke 20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78.
- [8]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何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51.
- [9] 培根. 新工具[M]. 许宝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60.
- [10] 伽利略. 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M]. 戈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1] 陈波, 韩林合. 逻辑与语言: 分析哲学经典文选[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202.
- [12] 爱丁顿. 物理科学的哲学[M]. 杨富斌,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57.
- [13] 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73.
- [14] 靳希平. 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74.
- [15]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16]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 第4卷[M]. 李秋零,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78.
- [17]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8] 柯瓦雷.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 张卜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

- [19]菲加尔.海德格尔[M].鲁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
- [20]麦克莱伦第三,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M].王鸣阳,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2:8.
- [21]海德格尔.尼采:上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7.
- [2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4.
- [24]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VI.
- [25]海德格尔.思的经验[M].陈春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
- [26]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
- [27]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75.
- [2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
- [29]HEGEL. Hegel Werke 3[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44.
- [30]RUSSEL.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Simon & Schuster, INC, 1972:29.
- [31]郭贵春,安军.科学解释的语境论基础[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30(1):1-6.
- [32]彭加勒.科学与方法[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
- [33]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自序2.
- [34]宋祖良.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沉思[J].学海,1991,(3):24-28.

The Destructive Dimension of Heidegger's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HUANG Xiao-zho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destructive dimension of Heidegger's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is that with the clew of question of being, it is to break the scientific dogma or conventional prejudice which were built from Renaissance of modern times in western, and regain the profound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ontology, and finally return to the original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creation. From the thinking of Heidegger, the modern science of west has shaped two gigantic dogmas of empiricism and mathematicalism, and created an exclusive and sole status of science in human cultu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wo gigantic dogmas of science is the main task of Heidegger's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ogma of empiricism by Heidegger holds that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is based on metaphysics and ontology. "Go back to the Greece!"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ermeneutics by which Heidegger has an insight into modern science of west. It is neither true nor fair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with eyes of mathematics.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essentially is the tru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and hermeneutical condition which human lives in is the root of mathematics.

Key words: Heidegger; Hermeneutics; Science; Destruction

(责任编辑 赵雷)